

关东新人物文丛

金脉

于雁宾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金脉

于雁宾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东新人物文丛/乔 迈、张顺富编,一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1999.10
ISBN7—5387—1366—2

I.关… II.①乔…②张… III.企业家—生平事迹—吉林IV.K825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7763 号

关 东 新 人 物 文 丛 中篇小说集 金 脉

主 编:乔 迈 张顺富

作 者:于雁宾

责任编辑:胡卓识 袁 桔

责任校对:袁 桔

装帧设计:孙厚杰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长春市美术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240 千字

印 张:9.25

版 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版印刷

印 数:3000 册

书 号:ISBN—7—5387—1366—2/I·1326

总 定 价:160.00 元 本册定价:21.60 元

自序

世纪之交的一场瑞雪扬扬洒洒。《金脉》这本中篇小说集在这雪气缤纷中问世。

金脉不是东北特产，但却有东北独占的地理环境、独特的发现方式和独到的开掘程序。在霜雪之季得到金脉，可以佐证《金脉》等五个中篇的收获艰辛。

东北是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。这片土地和人的历史、现实、未来、生活、情感、命运，是我一生的情结。

我家祖辈生活在东北。东北大地的沧海桑田，东北社会的今昔变迁，对我说来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空气、水份和食粮。有了这些，我的灵肉得以生长、壮大、成熟；有了这些，我的笔力得以驰骋、阔采、深掘。有了这些，才有了《金脉》的积极探查、艰辛开采和丰厚收获……

正因为有了空气、水份和食粮，我才有了与东北过去心灵呼应的不竭气流，才有了与东北过去神思相接的不尽源泉，才有了与东北过去神交深厚的不衰情感……

我记着海明威的话：战争是文学最重大的主题之一。

人类共同的生存本质、生命状态、精神世界，经过“理解”这段历史之桥，就能做深入的开掘和深刻的思考。

而理解，要撩开历史设置的层层雾障，要撕破误解摆下的道道迷阵，裸露出来的，才是与今人相互映照、一脉相承的伦理道德、人生责任和社会良知……

在《金脉》的开采中，我始终坚信，文学只有写出具有本土色彩

的生活与情感,写出独有的地域风光,独特的民族风情、独具的心理性格,使创作呈现出特殊的本土性,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,我才无愧于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,我的创作才具有意义和价值。

因为我敬服肖洛霍夫对俄罗斯哥萨克生活风俗与历史的独到描写,我钦佩川端康成对日本下层人们生活、心态和命运的独到展现。大师们的实践证明,创作的本土性正是其创作个性的最主要方面,有个性的作家才能真正具有世界性。

星转斗移,今夕何夕?窗外,东北大地正是长风漫舞、瑞雪纷飞。新春正迎着瑞雪姗姗走来,新世纪正迎着瑞雪即将莅临。雪是新春的序幕,雪是新世纪的洗礼。东北这片土地,正是在冬与春的交接中,正是在新世纪与旧世纪的替换中,从荒芜走向富饶,从动荡走向和平,从平凡走向新锐。伴随着风雪的呼啸,东北,正在完成着骨血换代、精神转承的伟大传递!东北,正在开始伟大的新生!

我的笔,将伴随着东北的历史,走向明天。

在此,感谢出版社的编辑,感谢为此书出版热情相助的各界朋友,感谢在我创作道路上予以支持和帮助的老师 and 同仁,感谢关注、关心我创作的众多读者朋友。

作 者

2000年12月3日

目 录

自序	1
金脉	1
倒戈内幕	62
贞节牌坊外的女人们	125
正果	184
信王碑.....	267

金 脉

第一章

金海清几步跳出硃眼，扫了几眼正在忙碌的弟兄们，急忙朝陡坡顶走去。他觉得脑袋里电闪雷鸣，肚腹中倒海翻江，血管里涛飞浪涌。他知道这是惊喜过度的结果。这辈子，还是第一次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：全身像落在了无边无际无顶无底的大海，身上全部流动的液体，都随着海水奔涌激荡，不可抑制。下身那个沉甸甸的阳物也直竖勃起，将裤子挺起老高。他跳过一丛小树林，站在坡顶，叉腿立住，顶着烈风，迎着酷日，让那股激荡的热流喷薄而出。热流暗黄而强劲，细密且灼人。一股山风吹来，热流散成扇状，却又顽强地迎头射去，到底冲得风蚀日化坚固凝重的条坡沙砾，飞飞舞舞，纷纷乱乱。最后，顺坡冲出一条深深的、长长的、细细的河床！

尿了足有半袋烟工夫。

“金矿，到底找到了！”他喃喃自语，两眼潮湿：“娘的，这是天意！”

他还是平静不下来，心跳得如同冲锋时的战鼓，太阳穴青筋跳得象刚发过利箭颤栗的弓弦。他知道自己此刻脸色肯定血红。要再站一会儿，平息平息。被人发现不是闹着玩的。

金海清把视线朝远处望去。

几只苍鹰，盘旋在大鹰沟崇山峻岭上空，俯视着江边沟内几处采金的人群。

真不愧是黄金国！他想。

这是清禁之地“柳条边”外。他太熟悉了，熟悉这片土地的沟壑壑、山山水水，如同熟悉自己手掌的纹络。东以古洞河为界，南以头道江为界，西以大鹰沟那尔轰为界，北以牧丹岭为界。东西长二百里，南北宽百里的土地，到处盛产举世神往的黄金！

七十多年前，山东登州人韩宪忠成为夹皮沟金工首领，占领附近一带。清吉林将军遣兵讨伐不克，便招抚韩宪忠为五品顶戴。韩宪忠阳受招抚阴修兵备，逐渐扩展领域。偌大的地界成为“韩边外”独立自主的黄金国！引得日、俄列强垂涎三尺，不断引起纷争。光绪二十五年冬，俄国进犯黄金国，韩边外三世登举统兵抗敌，金海清带领先锋营为韩统领打前战。直杀得俄军血流成河，尸堆成山，南山血涌腥风呼啸数日！不料俄军又调重兵重炮，轰剿南山，自己的先锋营死伤惨重，只落得弹尽粮绝，束手就擒！怨只怨，自己这个先锋官有辱使命，没有击退俄军，反倒使韩统领战败退守大鸪河南岸，隔松花江与俄军相峙！而自己只能和几个被俘的军士，为俄国人进沟开采黄金！

苍鹰不甘心地在沟内盘旋飞翔。

自从俄军进驻这片地界，那场惊天动地的战役遗留下的死亡官兵的肉味，已经变成苍鹰的长久记忆。这里长期以来是它们的

乐园。逃债奔命而迷路饿倒的腐尸，是它们的口中食；搏击野兽而横遭吞咬的烂体，是它们的肠中物。而现在，这里到处是忙动的人群！它们已多天没尝到人肉的鲜味，多想看到几条横陈的尸首！

俄国人就是凶残的苍鹰！弟兄们，就是苍鹰的口中食、肠中肉！金海清记得，在俄国人手中，弟兄们流了多少汗，憋了多少气，遭了多少罪！

可是今天——记住今天！日有阴晴，月有圆缺！今天，该是倒把翻天的时辰了！

金海清渐渐恢复了平静。那股复仇的烈火渗进了惊喜的潮水，平静了，只剩下爆发前平静的沉寂。他步步稳迈，从坡顶走下。

吃晌饭了。

“满上，满上！”

太阳仿佛被老北风吹透，晌午的阳光也冰心刺骨。金海清坐在刚从碛眼掏出的沙堆上，大骨节的手端起酒罐子，亲自斟给每人一海碗。凭那股直冲脑门的冲劲儿就知道，那酒烈，没兑水，是花高价从伊万那儿买来的。可众人没动，都用猜疑和恐惧的目光偷瞄着他。

独眼龙盘腿坐在对面，腰板拔得溜直。那只夜猫子眼白日里也透着阴光。那只长着黑卷毛的右掌把酒碗轻轻一罩，笑了：“金班长，你们八人班看得起我，我心里头畅快。可咱们不喝无名酒，你当着兄弟们说说根脉……”

这小子阴毒！别看一只眼，啥事也难瞒过他！莫非今天的事儿他看出了眉眼？金海清脑海里有一道刺痛的闪电划过，一股怒气直冲顶门。“大把头，你问得外道！谁不知道今天是要换碛眼的日子！明天就要拔锅卷铺！八人班这些天来多亏你关照。弟兄们要饭要到俄国人这了——照你的话说。好赖是中国人，兄弟一场。你待兄弟们煞费苦心，又和俄国人曲意周旋。今天，我们兄弟是敬你，敬你没忘了患难弟兄！”

独眼龙顿时一脸黑红，知道话里有骨头，还是接过了话茬：“金班长说得对！咱们都是患难弟兄，理应互相帮忙！猛虎落平阳，赶不上白眼狼！”他端起酒碗，见众人脸色难看，眼珠转了转：“兄弟有没照顾到的地方，多有得罪，海涵海涵！”众人还是没有吱声。

二柱子黑着脸，腮帮子咬起肉臊子；刘罗锅阴沉着脸，拔着下巴上长短不齐的胡须；马黄毛经不住这僵局，眼皮垂着，看着洒在沙土上的酒；三瓣嘴刚想说句啥，看见独眼龙那束目光朝他扫来，又咽下去了；周志义谁也不看，抓起一小口咸菜放在嘴里嚼着；只有苟富，看着独眼龙的笑脸咧嘴笑了笑；狗剩接过话音，来了一句：“白眼狼不白眼狼，都吃一锅饭，都睡一个炕！”

“兔崽子！”独眼龙在心里狠狠地骂道。他知道狗剩在说他平时巴结俄国兵，遭塌兄弟们的事，但他不好发怒，权当聋了。可心中那股冲天怒火却难灭难息，鼓得心口窝皮肉崩起。他见苟富还不端酒碗，脚一伸，皮鞋踢在苟富瘦瘦的屁股上，“我操你妈，爪子没啦？！”

苟富迷迷登登地栽楞一下身子，战战兢兢，双手端起了海碗。

“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！”金海清看着独眼龙，嗓音低沉：“干！”

“干！”九只海碗碰在一起，响声铿锵！

众人抿一抿嘴角，伸手抓木板上那几堆芥菜疙瘩、咸蕨菜和几瓣大萝卜。

这个金矿八人班在俄国军队的监视下，在松花江北岸河床不远处，已经接连按出七、八个磳眼。金工把挑掘的地穴称磳眼，在地面挖掘地穴叫按磳。每个磳眼按俄国人勘测地段，相距七八十米不等，磳眼约深一丈五尺，每隔四五尺，挖成一个台阶。把小木梯放进去，形成一个逐渐下沉的阶梯形矿洞。到最深处，一个人向左右方向再挖沙土，用铁锹甩出磳眼外。那沙土被两人用独轮车运往溜场。溜场有个溜盘，长一丈，宽二尺，底部和侧面都用竖木板做成，深一尺五寸。溜盘底部是带有许多小孔的木板，高溜底二

寸。两人拿铁棒在溜盘中搅拌，使沙中金粒沉淀到底层。一人在旁边弄走上层的泥沙，逐渐添沙。金粒落入盘底，再用木簸箕淘洗，沙去金留。取出后用锅勺火炒，变鲜黄的就是金子！

酒过三巡，九个人脸上泛起鲜艳的红光。独眼龙醉眼朦胧，端起酒碗又呷进一口，嗓子有些发紧：“金班长，你说得对，也不对……”

“嗯？”金海清没有放下酒碗，捋下一口：“都是自家兄弟，有话直说……”

“你说咱们捧金饭碗，要饭要到俄国人门下。是，在这片老韩家地面采金、玩命，再捧着大把金子送给外国人，好比老婆让人家操了，心里不是滋味！可俄国人待咱们不薄。你算算，老韩家采金一钱二分，付给大钱四千文。俄国人给咱们大钱四千五百文！采不到金子，还管饭管薪水！人生一世，图个啥？我是知足了！”

这条俄国人的狗，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！金海清知道独眼龙在堵他。俄国人就在附近，不能说俄国人的坏话。如被听见，不是皮鞭就是枪托。多付一些工钱，是俄国人害怕金工罢工的优抚政策！管饭管薪水，是保证他们有廉价的劳动力！可这话说不出口，憋在心里象火苗子乱窜！

刘罗锅开口了：“你是大把头，得把帐算在明处。日用品不叫咱们自己去买，硬让买他们贩来的，死贵。长年累月，咱们兜里那点儿钱，还不流进人家腰包？比起老韩家，不自在！”

二柱子闷声闷气：“大把头念喜歌，咱们兄弟可乐不起来。你日薪砂金四两，涨得腰包圆溜溜，可苦了兄弟们啦！愁了喝碗高价酒，烦了张嘴骂骂杂，碰到你，要不是今天喝酒，谁敢放个响屁！叫我说，比起韩家来，不痛快！”

“老韩家，老韩家，”独眼龙显然被这种围剿激怒了，脸色象酱过的猪肝：“别他妈傻老婆想呆汉子了，告诉你们，咱们都被老韩家当杂货卖了！”

金海清心里格登一下，有股凉气沿着尾骨直上脊椎涌遍全身！这话可头一回听人说。眼下这九个人，都是南山战败被俘的。虽说独眼龙和苟富不是古洞河的人，但效忠韩登举，那绝对是饮过血酒发过毒誓的。今天说出这话，尽管是在俄国人的营盘，也不啻一块巨石落入水中，激起众人心中的狂澜。

八双眼睛几乎都瞄着火苗，射向那只阴森森的独眼！

“瞅我干啥？我说的是真话！”独眼龙满嘴恶臭，那是烈酒和咸菜的混合味，熏得众人直闭眼睛。“以前咱们发誓立愿，为老韩家掏心肝、掉脑袋！可你们知道不？”他眼睛四下瞧瞧，“自从吉林将军开城迎俄国人，俄军占领吉林城，抓韩绪堂当人质，叫韩登举献出采金地界，韩登举就翻了脸，调集二本部七会和矿工，在南山和俄国人长枪大炮干上了。可你们知道吗？韩登举为啥把你们古洞河的五十多个人，送到了最前线？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剩下二十几个人，又被一阵猛轰，剩下你们七个！想想，撤退时为啥你们没接到命令，还在玩命抵抗？想想，二本部七会，为啥你们古洞河专打先锋？操他妈，不知哪个得罪了韩登举，让人家当了炮灰！”

众人沉默，象被连发炮弹击中了心口，干张嘴说不出话来。连金海清也半晌没有搭腔。许是他说对了？独眼龙是冲下山来，撤退太慢被俄国人抓住的，是接到过撤退命令的。一会儿，一种确实被人欺骗戏弄的感觉涌上心头。一会儿，一种报效韩登举在所不辞的心绪布满脑海。终于，为韩登举韩统领舍身奉献的激昂情绪占了上风。“独眼龙，你受了点儿窝囊罪，得到一点儿老毛子的甜头，就钻心摸眼地欺负兄弟们，又张口骂韩统领，该千刀万剐！”

“啪！”金海清抡起右掌，朝独眼龙脸上挥去！

独眼龙大叫一声，左脸立刻腾起五个手指印！他摇晃着站起来，天晕地转！苟富象被烫着似的，扔掉酒碗，倒退几步，傻愣愣地站着。独眼龙凶狠地骂苟富一句：“操你妈，熊蛋！”拿起一把铁锹，闪电般朝金海清劈来！

就在那铁锹将要划过金海清脸皮的时候，“啪”地一声，一把铁锹抵住了独眼龙铁锹的裤柄！火星乱窜！独眼龙的虎口震裂，流出鲜血，那把铁锹飞出老远！

是狗剩！

眼明手快的狗剩窜过来，野猫般敏捷！

没等独眼龙再有动作，狗剩朝前又迈一步，铁锹撞在独眼龙的门牙上！鲜血，涌上独眼龙那两片厚厚的嘴唇。两颗焦黄的门牙，带着血迹掉进沙堆里！

“反了，你！”独眼龙胡乱地大骂一句，“嗖”地抽出了绑腿里锋利闪亮、寒光逼人的匕首。匕首在阳光下划出一条弧线，朝狗剩刺去！

狗剩被激怒了！刀条细脸绷得象石砧子，威严狰狞。他扬起手中的铁锹，劈向独眼龙的顶门！

“砰！”一声枪响，狗剩那把铁锹在空中僵固住了。一股血，顺着他大腿破烂的裤角缓缓流下。众人被震得木雕泥塑一般！

中尉斯雅捷诺夫缓缓从树林中走出来，那把烤蓝发亮的手枪带着若有若无的枪烟。他身后是端着长枪的勤务兵伊万。

斯雅捷诺夫踱步走到众人面前，那把手枪还平端着，用生硬的汉语厉声吼叫：“别忘了，你们是战俘！你们免遭覆灭厄运，是圣洁的玛丽亚慈悲显灵的结果！你们应该服从命令，你们应该尊敬长官！你们不听大把头的，就是违抗我们！你们污辱大把头，就是污蔑我们！”他把手枪冲大伙一挥：“谁敢再滋生事端，统统枪毙！”

金海清的热血在胸中奔涌。俄国人太凶残了！自从被俘来这里开矿，不仅说骂就骂，说打就打，而且变着法儿克扣工钱、延长工时。今天又来这么一手，真不知马王爷的三只眼了。他要瞧准时机，出其不意地砍掉这个老毛子的脑袋，给狗剩报仇！他想着，紧握在手里的铁锹，轻轻地提离了地面。

但是，一只粗糙有力的手，把那柄铁锹重重地按下去了。刘罗

锅那双混浊的老眼里闪出一丝光亮。

金海清意识到，自己太莽撞了。今天这顿酒席，费了多少心血才布置好的，为了不引起独眼龙的怀疑，事先想好了多少台词！这些，都是为了那桩事关重大的秘密。怎能因小失大！金海清看到，随着刚才那声枪响，在周围巡逻警戒的俄国士兵已经围过来。这会给众人带来生命危险！

金海清把窜到嗓子眼的那股烈火，强压了下去，把那铁锹轻轻地倚在了身后。

狗剩在地上疼得直打滚，却咬紧牙关，一声没叫，用那双细瘦的手按着伤口。

斯雅捷诺夫还在吼叫：“你们韩边外有个规矩，违犯规矩，要胼手胝足，割发刺面，夏天活埋在坑里，冬天扔进冰窟窿里！我们俄国人的规矩，就是子弹！”

刘罗锅讨好地给斯雅捷诺夫端过一碗酒，笑着说：“闹着玩！闹着玩！长官，中国人的习惯，酒后耍酒疯，三天不认大小！长官别发火。这碗酒，大家早想敬你，你一定得喝下去！”

或许也想平息这场不大不小的纷乱，或许尊敬这个年岁较大的金工，斯雅捷诺夫接过了酒碗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喝了个底朝天。酒滋润了嗓子，话音也变得和蔼了许多。

“耶稣把你们安排在同一方舟里，是让你们互爱互助，共同生存。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去掉恶念，才能免除灾难。你们要好好劳动，采掘出大把大把的黄金！明天，我们就要到别处去，这里只有保护你们的二十几位军士，到那里，就有几百人的军队，还能吃上面包，喝到牛奶……等我们发现金矿，一定要好好地喝一顿……”

看到中尉脸色渐渐平和，金海清长长地吐出口气！结局没有弄僵，计划就有实现的可能！决不能再鲁莽从事，为了那桩使他激动、战栗，给他希望之光的秘密！

原来，今天上午，碓眼挖到十五尺深时，他就往左右两侧掏了

沙洞。可是累得他双臂酸疼、头晕眼花，还是没有一点儿沙金迹象。他彻底绝望了。莫非发现金矿后负金潜逃的计划成了泡影？莫非带着见面礼回见韩统领将永远成为迷梦？明天，进入俄国人更严密监视的兵营里，再想逃生，将比登天还难！今生今世将要在暗无天日的碛眼里受苦受难！难道这是天意？他把铁锹狠狠地戳进沙中。不料，他忽然发现有些异样。在前方的沙壁上，有几粒鲜黄的沙粒在锹中滚动！他眼睛一亮，忙蹲下身去，用力掏了几锹，把沙土在手掌心掂了几掂，微感沉重！他是采金老手，凭手感就能识断黄金，在古洞河是出名的。他猜测自己是迷登了，用力掐了几下腿肚子，生疼。他又往深处挖了挖，又重新掂掂分量，确实微有沉重！他惊呆了！

天顺人意！这碛眼有沙金！凭他的经验，黄金顺着地脉往前！找到金钱，保证是个够开采几年的金粒大、品位佳的金矿！

金海清止住胸口的狂跳，和刘罗锅、二柱子低语了几句。九个人中，唯有这两人能信得过，也是他智谋和力量的延续。中午，八人班便喝上了酒。

大把头独眼龙和苟富，是俄国人的耳目，早就是八人班里的奸细。灌醉独眼龙，支走苟富，再一步步实施计划……

眼下，金海清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。酒未喝完，就伤了兄弟狗剩，俄国人也插进来了。他对韩统领太忠诚了，不容别人有轻微污辱。

好在刘罗锅周旋得当，情形有缓。金海清装着醉酒的模样走向在旁边擦着嘴血的独眼龙：“哈哈哈哈哈！你狗日的，不喝，装熊！想跟老子比试？老子喝八两的时辰，你还没提过酒壶哩！只会提你那把尿壶！不行了吧？狗屎！稀泥！告诉你，喝八大碗，老子照样挥锹五百！不信试试！下午的活儿，我包了！”

斯雅捷诺夫也哈哈大笑起来：“金班长，海量！大把头，你喝醉了，回去包扎包扎。苟富，下午侍候一下大把头！下午活儿，金班

长包了！”

金海清叫过三瓣嘴：“去，把狗剩背回去，用山药给他箍箍。中尉，劳力还得保证呀！”

三瓣嘴背起狗剩，回房中去了。独眼龙可能七分醉意三分疼痛，苟富搀他，腿还直晃。

金海清看着中尉回营房的背影，心中按捺不住一阵狂跳……

第二章

斯雅捷诺夫走进了营房。

金海清去过那座营房，是木制的，能住十几人。窗上装着透明玻璃，最里间放着耶稣像。俄国人常常自我标榜强大无比，每占领一地，都要修建房子，摆上耶稣像，表明自己神圣不可侵犯。

还是先别动手，或许老奸巨滑的斯雅捷诺夫就在房中往外窥视。刚吃完饭就去掏沙，会给人造成不正常感觉。一旦中尉动了疑心，去破眼查看，就会露出破绽。最好先歇着。

金海清装着迷迷糊糊，仰身斜躺在沙堆上。他看见二柱子和马黄毛在近处撒尿，尿水的激流冲得地面刷刷直响，象松花江决了堤坝。一根树枝可能刮了二柱子，气得他一扬胳膊，把那胳膊粗细的柳枝一拉而断。周志义和刘罗锅坐在沙堆边，都低沉着脑袋想着什么。这是些真正的男子汉，无穷的精力在他们身上奔涌，无尽智慧在他们脑海中潜伏。金海清看着二柱子宽厚的肩膀，长长的双腿，听着那股凶猛的水击声响，心中平稳了许多。七个人除了马黄毛体质软弱些，包括刘罗锅，都是金刚下界，罗汉临凡，张臂能走马，捋汗能行船的主儿。要冲出这俄国人的营盘，是有可能的。

烈酒开始发作，脑袋有些沉重、晕眩。到底是老毛子陈酿，底气挺足。只要冲出去，自己就能作人上人，弟兄们也能荣华富贵！常言说“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”，还要加上“黄金缠腰日”！女

人，名份、财产，就会源源而来，象松花江不息的水流……他额角上的青筋一鼓一涨，呼吸有些急促起来，呵，女人、名份、财产，多么诱人的东西！女人能使男人的神经稳健，名份能使男人顶天立地，而财产，能给男人换来更多的财富！我金海清活了三十三岁，才认清这三样东西的宝贵！

那是古洞河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夜晚。会首马老大背着韩统领设了半明局。明局是韩统领允许的，二、八抽红，不准输光家底，钱大多是给乡勇分，也叫小柜局。半明局可是韩统领深恶痛绝的。两个乡勇把还是金工的金海清生拉硬拽而来，强迫带了刚刚分得的工钱和青菜。马老大要求赌客各带青份，杀猪宰羊，大吃大喝大赌。马老大和几个赌徒作了手脚，到了午夜，金海清工钱输光，还压上了房子和地。鸡叫头遍，金海清猛然看出马老大的破绽，当场抓住马老大的衣领不放。平时马老大作威作福，可赌场没大小，加上金海清已经输得眼红，破口大骂马老大坑害穷人、不得好死！马老大恼羞成怒，要让人绑金海清。金海清拽过一个乡勇腰间的大刀，一刀穿透了马老大的胸口。马老大来不及哼一声，血淌了赌场一地。古洞河炸了庙。经过一场混战，金海清被乡勇绑了个五马攒蹄，押往地窖子韩家大院。

马老大是韩统领的得意部属。乡勇报告完毕，韩登举便命令行刑。也照马老大的死样，刀穿胸口。行刑前也没破了规矩，给金海清喝过一碗烈酒，让他有话快讲。

金海清被绑在院外一根柱子上，麻绳勒得肉陷多深，这是马老大的亲信干的，为了报仇，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。金海清知道必死无疑，看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金工，忽然来了劲头。他双眼圆瞪，借着酒气，狂呼大吼。一条汉子，死也不装狗熊！

“好呵，韩统领，平日里你是这黄金国的皇帝，咱穷人见不着你！临死见你一面，也算我活得不窝囊！可你原来也这般少见识！这边外打猎的、捕鱼的、种田的、采金的，哪个不是抛家舍业叮当山